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話本－蟬史 卷之十六 解歌兒苦尋三生夢

子面非吾，解事亦不知其故；帝心在爾，忘形而大放厥詞。憶男為人臣，女為人妾之身，何計官骸脫屣；觀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長之數，無端傀儡牽絲。又三巡，餘君得四奇先天圖，徵出龍虬。博士曰：「此中丞他年之霖雨也，惜譜中未著減二減三之說，要與馬氏異耳。然共得二十八分，已符宿數，敢為將星賀。」又不及一巡，斛斯侯下龍虬蛟龜鳳犀，弓脰以犀非錦，頗悵然。博士曰：「此牛渚然也，四部侷矣。」又徵出麟虎鶴龜狸鵲螺鯉。斛斯侯問曰：「共得幾許？」餘君曰：「得雲雨十分，合異十分，徵錦三十二分，共得四十五分。雖不逮張秘書，視僕則過多矣。」再一巡，博士得毛之六同部，啞然曰：「夫而後，殆可以不戰勝乎？」弓脰位在其上，故畀詞曰：「君六分，不佞得四十分矣。忝如糠之在前，願以見讓。」眾視之，則麟鳳龜鵲螺鯉，先天圖所謂頭頭是道也。斛斯侯曰：「晉劉琨云：嘗恐祖生先我著鞭者，此之謂夫？」餘君稱是。外間賀蘭撫掌入，告局中人曰：「某賭射子，才中羊眼，快意可三日，公等各帶蛻龍牙者，亦有此樂乎？」燭生從旁答曰：「以其詞色觀之，恐得大祥瑞者，樂不止三日。」張脰曰：「海西侯斷不合從壁上觀，請為捉刀人，而脰代主盟站。」賀蘭曰：「某縱不好武，究未能文也！謹如教。」未半巡，哈鈕島有警報至：攻島鎮將木宏綱，入伏被賊圍，城得而復失，索暖孫所領鄉勇亦敗，乞神策兵救援。斛斯侯大怒曰：「何時也，而失律喪師，是赫謨之續！」餘君曰：「聞木鎮向能於兵，非死謨比。請海西往救，即召之來，以上命詰之，如與謨同罪，並懸其頭可耳。否則有可緩死。俾之自贖，與其招未勝之新軍，寧可策立功之舊將，以其嘗賊情而思報復，慚已敗而急湔除也。」斛斯曰：「善！」賀蘭請以千人往，曰：「以此備賊不足，破賊有餘，賊既破，乃令木鎮自縛來受治矣。」斛斯侯曰：「聞海西誓師數語，而忠義肝膽不開張者，乃無志懦夫也。」

不半日，賀蘭率神策兵去。餘君曰：「觀乎四靈以察軍變，未勝先敗，勢自然也。一聞兵挫，此事遂廢，豈東山鎮物之道哉！」博士曰：「我侯怒境上劫，非忘局上劫也。」弓脰曰：「牛渚然犀，侯已用其明矣。但當養晦有時，脰是以稍踟躕耳。」斛斯侯曰：「得如後天圖之三星禍，可以極天下之祥瑞矣，顧將誰屬耶？」燭生曰：「想亦應時而來，廓我侯度。」斛斯侯興遂不淺。眾從之，三日猶未見其瑞有間，燭生謂餘君曰：「侯之愛斯圖也，過於狡童豔女，中丞而救木鎮乎？須俟木來伏罪時，釀一三星禍之瑞，令侯自得之，此物必足釋其死，其諸星在禍而魚不麗者歟。」餘君曰：「奇思妙理，僕當與博士謀之。」其明夕，餘君托疾，邀博士談，即告以斯策。博士曰：「宜可為也，然當演之。」遂出其圖，半日而演成。第一家，分得龍蛟鯉犀馬鶴。二家，分得蜃蛤虬鵲狸。三家，分得雉雞象虎鹿羊。四家，分得鸞能鱷鯨蛇鱗。其觀徵，仰面蚌，下則麟鳳犀龜鼉。蚌七為鎮圖家第一。下一鶴，二家藏蜃，三家藏雉，四家鸞取之。下一能，三家藏雞，二家藏蛤，第一家藏鯉。又下一鱷。第一家蛟取之，立龍，二家虬擊之，下一鵲一螺，末帶一狸，有毛之家，徒張空厝，歎息而已。演畢，皆大笑。博士以告於弓脰，或運圖，或剖圖。各得簡練揣摩之意。翼日披圖，斛斯侯將為第二家。適賀蘭捷書至，侯喜，亟自觀之。餘君自運圖，弓脰為鎮圖第一家，侯二家應剖圖，令博士代，恰人其數，侯展書高唱云：

某日夜半，抵城下。知賊不為備，甘自握三尺釘，鑿城而登，入其堵，拔劍斫十餘賊。始稍卻，千人繼登，巷戰擒賊目四人，遂奔潰。吉教諭所部鄉勇，已於先一日，飾賊裝入城。天將明，如風雨驟至，引神策兵殺賊，指城樓上一倚檻短賊，謂某曰：彼偽軍師也。惜不能如飛鳥攫之。某捩鬚挽弓，一矢中短賊臂，實所憑檻，神策兵登樓擒之。聞嚴多稼著矢逃去，奔群網城就梅颯彩，某移兵薄城外矣。索教諭病臥，未嘗見之。敗績之木鎮，雖有所陳，某不必代述，繫赴戟門。請鞠訊，其偽軍師及賊目四人，候斧。

餘君曰：「固知必捷，且玩第一大祥瑞。」弓脰首出，眾應之。侯至第三圖，以虬擊蛟，連下鵲螺，俱無擊者。乃拍案叫曰：「今而後，瑞不予避也已！真耶妄耶？抑夢幻耶？圖之致夫靈，抑靈之附乎圖耶？」餘君代觀徵畢，嘖嘖曰：「非直百分已也！加抽秘三分，細一分，連蜃十分，陽關疊三十分，徵錦素二十二分，共一百六十六分矣。」偕二人各起立，為侯拜手。侯方謙謝間，送木鎮之使，以贖呈進。侯啞然曰：「命惡蛟至，吾虬當殺之。」木宏綱匍匐入，但稱有死罪，非死時。侯笑詰曰：「都督願以何時死？」木涕泣曰：「職將兵海上，少可數十人，多可數萬眾。未敢不勝，一旦為賊所算，罪當死也。生平稍聞龍虎之韜，未測痛癢之變，被賊偽軍師以扇鼓浪，我兵咸善水，仍奮勇前。又以角吹火，乃毛髮盡燎，以迄於敗。敗而死，死於妖，不死於敗，則非其時耳。若赦一日無死，必以計擒妖人而復前恥；恥不復，引佩刀自殺，遣從者斷頭獻麾下，奚可污上方劍哉。」士卒觀者皆哭，侯亦改容命釋縛，曰：「賊中果有幻術，吾輩俱不能不敗，何獨責之都督耶？請納鎮節，自隸於常伍，以圖立功，吾與中丞，當合奏耳。」餘君拱手曰：「恩威相濟而不相剋，僕等文武臣，無敢不戮力矣。」木感謝，解將印入伍中，自齧矢鏃誓曰：「不復群網城，擒賊首自贖者，願先賊死。」又回顧短賊罵曰：「早不生啖汝賊肉，乃壞我二十年木無敵之名，恨也。」自去之，餘君謂侯曰：「短賊既獲，其魁無能為矣。盍治其為幻之罪，」侯命牽短賊入，笑詰之曰：「汝軍師適從何來？為天將所執，其善供狀，無遁詞焉。」短賊陳詞曰：「敬無文，故藏僧也。入中國，遇剛上人，傳之要道云：習此則可為王者師。遂游閩海，鎮銜將軍見而悅之。薦於大元帥，授九誥軍師職耳。曆數前後戰功，津津不置。」侯復詰曰：「既汝神術通天，何為不能遁跡？」又供曰：「軍師無走法，爾日倚城樓，密咒大雷擊漢將頭。無何，電光射眸，反為飛矢所射。」餘君亦笑曰：「海西侯之顧，雖煉天五色石，且不能損，矧妖蠶乎？」短賊爭曰：「著吾蠶者腦必裂，仙授非妖也。何得相詆？」侯笑曰：「此賊不受妖號，殆有俊齒牙。」命鼓其頰取辨牙，左右遞擊，各盈百而意氣轉暇。大笑曰：「敬軍師之牙，殆不可得也。」侯大疑，謂餘君曰：「前在苗中，曾治一獼鬼，一萑蠻，備毒刑而反笑，始鱗鱗焉。彼皆能變化畜生者，此邪師。畢竟非天女不能治。」召木蘭至，問偽軍師何物？木蘭暗取晶鏡照之，告侯曰：「特烏斯藏之老狗耳！宜其為剛和尚高弟，剛且為劉老師所滅，狗弟子何足云也。」短賊呼曰：「近日吾師來群網城，焉得便滅？」木蘭歎曰：「劉老師亦云，剛妖之徒，不能速化。今島中又將見之，又以鏡照四賊目，皆藏羊也。」告侯曰：「其軍師為犬，頭目為羊，以宜獻俘闕廷，刑小畜矣。」侯曰：「若遁形去，則奈何？」木蘭曰：「昔在鬻罕，得員夫人禁畜生符咒，宜用之，械五賊送京師，俾犬羊之頭，懸於天街，以警妖妄，不亦快歟。」

侯諾之，即如法，刻符於五賊之背。侯命張弓脰為表，上賀蘭之勛，並及吉隱裔云：

臣述祖來島，與臣貴商略軍事。適臣觀以三千神策兵至，聞交址夷將掠閩。臣觀率千人出海道逆擊之，兵遭溺百七十名。臣觀奮其徵西餘勇，一矢斃三賊，神策兵爭射，盡殲交人。臣述祖，恐島賊結連紅毛，及海外諸國，募閩諸生四人，往諭威福，可無沸羹之憂。伏思海上兵事，得失無常，臣等無可錄之功，有宜引之咎。統領鄉勇之教諭臣索暖孫，忽能用謀殺賊，與鎮臣木宏綱，復攏汗城，此不虞其驟得者也。既而臣宏綱銳意進剿，為賊偽軍師敬無文，以妖術噴火，師潰，城復陷，此不虞其口失者也。臣觀率神策兵一千往援，夜半登城，出賊不意，生擒敬無文，及賊目四人。而統領鄉勇之教諭，臣吉隱裔，先令人假裝匿城中，同時剿賊，收復攏汗城，此不虞其失而復得之如此其易者也。臣等核罪臣宏綱在鎮日，深得士心，無術破妖，是以致敗，遵兵律，責取鎮印。令其入伍宣力，稍贖前辜，暖孫隱裔，例得邀錄。又臣等偵得賊中初來，妖人智魯，即敬賊之師，始嘗敗於總帥。臣甘鼎之幕客者，應敕鼎送幕中一二人，來島備之，則此賊不足平矣。所獲敬無文等五賊，俱異人類，謹獻俘，臣貴同臣述祖馳奏。

燭生進謀曰：「始剛上人為天女所殘，其附嚴賊也，思得所報，我侯若致書甘使君，送針砭二師，乘雲而來。則早晚可恃矣。必俟命下，得毋需乎？」侯與餘君咸首肯，且曰：「寄書最捷者，正宜天女踏霧而去也。」遂為書與木蘭，乞其速往。木蘭自與侯計曰：「剛和尚善為陰賊，我去，彼猝至。侯能無懼否？」侯憂然曰：「天女之慮誠然，然吾嘗遣人逐之，目為闖奴，彼若將戕吾以雪恨，安得天女兮身而繭絲之也。」木蘭曰：「劉老師曾云：侯之坐臥處，有脰喏四使者護之。誠不能為害，但剛不識真元之變

化，可飾物障以迷之，當使之駭走耳。」向博士索四靈圖，密咒數十梵字，噓氣勃勃，圖皆能自行。謂侯曰：「披圖如故，待我引二師歸，勿守嘿也。」囑畢，仍折竹枝騎之，瞬息至楚南大營。甘君迎出曰：「二師已奉劉老師命，往援斛斯，但從水中游，是以不得值耳。天女既來，可佐吾降噩苗也。」索侯書，悉燭生之智，歎曰：「老師知天，先遣二師；從事知人，故煩天女。固宜不約而同哉！」木蘭求謁劉老師，瑪知古出見曰：「我輩智盡一區，老師光昭八極，蓋以五斗賊熾於河南，自往壽春，拯石中丞也。且云甘使君亦當入豫。」木蘭問：「噩苗何以不成？又不降？」甘君曰：「彼部中能變化之男女裸，俱誅戮無遺，求援於蔡小武。蔡以噩嘗黨其父，故詞絕之。噩大怒狂跳，榜於門曰：『寧決一死戰，為漢將所擒，速求刀斧，與子女甥作地下團耳。吾魂尚不滅，當觀小武之受劊。』前遣苗目，卑詞下戰書云：『漢營諸將，俱乞迴避。須故妃慶喜出戰，便戮死且不悔。』吾欲如所請，命修羅少主戰擒之，得天女暗助，勿露形，噩可降也。」木蘭入內。啁慶喜曰：「噩王將死汝手，汝甘心乎？」喜笑曰：「昔者途窮而投青氣，彼將亡，則先背之。今若不與戰，彼死且不瞑，戰而突前擒之，彼謂得所矣。於吾心又焉忍也。」木蘭曰：「汝猶戀其離鸞，人孰為之打鴨，若略不能忍，而縱其所歡，則有司馬之法在，吾何為代有喜者擔憂乎。」汕妮聞翁媪將戰，跪求木蘭曰：「娘自聖善，不願擒阿爹。天女若袖手焉，阿爹固不免於死，娘亦必為使君誅，何不以劍斬妮，俾無生前之戚戚也。」

語畢，涕泣如雨，拔劍欲自絕。木蘭大驚，奪其劍而抱之起，曰：「第與汝娘戲耳，乃愚戇過人，作此惡劇。令人遽難為懷，無哭泣，行縛汝爹矣！」慶喜亦跪請曰：「願生致之而貸其死，則兒不負青氣也。」木蘭笑曰：「誰謂汝有慧心者，甘使君苟欲得青氣頭，豈遲至今日哉！必令為降首，以招小武，但吾弟子魔姪，既歸副參，則青氣無還珠想，然奪珠者又為迂儒，其事究難了也。」出見甘君，則化醇正議欲避魔姪之嫌。甘君曰：「副參如蓮之出水，魔姪亦若絮之沾泥，青氣則廢孑子身，乾坤餘說，不宜復有世情。吾俟其來歸，以屬天女，挈赴島中，廁於番將之班，以博列侯之賞。天女即遣魔姪相問，其迷悟之性，從可辨也。」化醇曰：「如是，則地位綽然，何至入宮不見，金夫匪躬矣。」

木蘭乃隱形於慶喜之髻中，見噩青氣素袍白馬而出，紅苗數人，輿襯隨之。角聲淒愴，不啻和蒿里之歌，動吳門之哭矣。青氣呼曰：「夫人固無恙耶？盡此一戰，求為死永訣，勝似生長離矣。」喜哽咽言曰：「使君命兒招降，王其早自為計。」青氣曰：「早不歸誠漢家，投姻於青苗，不為所容，再托黃苗，藉以立國，乃老鹿猶多忠厚之風，而小龜竟肆蠶凌之習，無顏降漢。甘受夫人之誅，斬我即殮我，就地埋之。碑曰：『故紅苗長噩青氣之墓，』豈不悠哉！」攜鐵槍便刺。慶喜揮兩刀迎之，青氣佯敗，讓喜入懷，掣銅鞭擊落其刀一。喜力怯號救，覺髻中簌簌有聲，則飛出一巨蟒，攫青氣下馬，漢卒縛之。青氣大呼：「夫人速將我頭去。何用縛急！」慶喜亦泣曰：「甘使君待以不死，兒敢擅殺耶。」牽入帳中，甘君親解其縛，拊其背曰：「但作熊羆，不必形皆夢帝；毋為豺虎，而雲骨不封侯。」青氣歎息曰：「野苗屢犯王師，久稽天討，不敢求活者，重國典也。使君不殺之仁，勉以報國，則義不當求死焉。」遣其人焚所輿襯，北面稽顙，行降人禮。甘君大悅，令與諸幕士見。瑪知古謂曰：「入山蒙後車之載，歸漢實前事之師。伯業冰消，國恩鼎重。尚其宣勞海甸，且以洗辱蠻口，慰厥同僚，光於異類。」青氣赧爾答曰：「景略先降，孰救符堅之五將；祝融既去，寧甘孟獲之七擒。何為倚麋鹿于干城，未免驅裸夷為京觀。先生自識興亡在鏡，而我猶爭勝敗如棋，洵可悲也，豈求諒焉！」樂般命獷兒前為乃翁壽，青氣笑曰：「降王之為說客，焉知謀在門庭；假子之結妖姬，遂見兵連床第。然豚父皆亡國之君。嫫兒乃克家之子。昔無知薩刺之死，敢泣老牛；惟有道瑪師之擒，徒傷弱兔。」樂般曰：「王乃揚小子之威，著大師之丑，將無同懿公之使鶴。而大異先主之如魚乎？」青氣與知古皆笑，矩兒出，啁青氣曰：「昔日矢能擒長萬，而我忘之；今時戈欲探僑如，然翁釋之。然蠱行於獠夷，則罪坐其君長，雖曰歸也，而忘報乎？」青氣謝曰：「聞言不信，既誅蠻婦之饋盤飧，尚寐無訛，亦阻瑪師之開匣鏡。惟期公子，長庇故人。」甘君笑曰：「王亦能解免矣，兒何太相逼耶。」季孫謂青氣曰：「獲則羈之，何其忍也；哀而食之，以市恩乎？」青氣答曰：「僧欲得而甘心，蠻仍無有作惡，要當恕其憤憤，未敢效彼鯁鯁。」問化醇何人，季孫代答曰：「曾窮武庫，迴出儒流；談經不啻剝蕉，論戰有如食蔗。惟陋登徒之好色，觀鱗則志在濠梁；偶鍾靖節之閒情，集鴉則身如苞栩。王之陰雨，渠曰小星矣！」化醇蹙澀，仰天而嗟。青氣笑慰曰：「既歸命於墊巾，孰含情於敝笥。聞其師中厲語，泊如定後枯禪。更何嫌疑，而遂泣口？」甘君曰：「吾固知噩侯無容心也。」杜承履慕煒俱見，各道契闊。青氣曰：「惶遽見絕，悲吾舅之尚存；鸚吼相依，痛我苗之不祚。惟女弟無端成廢，其夫有意為囚，目斷於滄桑，心寒乎寇媾耳。」

許都督入，青氣下拜。許曰：「感寨中無加害之心，知天下有易逢之面！」青氣愕然，季孫曰：「都督亦嘗遭囚者，獨勿敬我也哉！」眾又大笑。常越沙明趨過，甘君示曰：「吾心腹之士，故漁人也。然噩侯寨中動靜，皆備悉之，有古良謀之才者。至其人海提老魯之頭，入苗拔纒繩之箭，又於無人境，立不世功者矣！」青氣拱立為禮。獷兒揖甘君曰：「軍中有伉儷情者，許相見否？故噩王夫人，命世治告於使君。」甘君曰：「吾正欲遣小冠軍使引入見也！」青氣從獷兒入，聲不敢嘩，拭涕盡而後語。慶喜曰：「君揮鞭落刃，欲殺兒也。殺之亦有道乎？」青氣曰：「四大部之人，愛夫人者，無過噩老，愛不可極，殺之而後已。」慶喜曰：「兒即可死，如天下人之不肯死我何哉？夫使在夏為妹，在商為姐，在周為褒狄，在秦為邯鄲姬，在漢為趙燕，在唐為楊環，在南北朝為靈太后、徐淑妃，在陳隋為陳茜、蕭巖之女，一日不死，天地為愁。兒之析骸而糜肉也久矣；今則不然，萬物無倪，一陰資始，為國家億萬年延洪，不得不留遺一女。兒能為福，不能為禍也，安得同象齒之自埋，俾鴻毛其猶重也哉！」青氣曰：「夫人固宜不死，噩老何以生為？」慶喜曰：「寅瓠為高辛之裔，帝王升降，誰能廢之。君宗，古之赤狄，近即紅夷，遂斬其傳，帝心胡忍。君之不死，虞廷所謂並生也。」青氣曰：「青黑二苗，身死國滅，孰延一線耶？」慶喜曰：「此中接續之故，不可得而知也。春秋曠既亡，而秦時長狄十二，見於臨洮，冥漠中有延其脈者矣。」青氣歎曰：「吾兒薩刺若存，吾未可以死。今已矣。發種種焉。天罰其嗣，而誰與綿瓜瓞哉，且以復大慟。汕妮亦哭而訴曰：「阿爹雖未築思子之台，弱息已將為望夫之石，死不分憂於宗口，生而合痛於山邱。便欲磨笄，徒傷得馬，人也天乎？」慶喜曰：「夫婦為立人之幌，懸者皆虛；父子為闕世之階，降焉乃沒。胡緣後起，忽昧初生，不痛而呻，未瞑先嚙，可乎哉？」青氣恍然曰：「然則自今以往，視夫人猶路人，視鬼子非吾子，何如？」慶喜曰：「若然，安居士之榻，何心於蟲臂鼠肝；游化人之城，舉目則鳳毛麟角。終希妙道，不逐空輪。以全其天，罔即於誕。昔也迷津，今而登岸矣！」青氣復問曰：「縛我者我耶，抑夫人之縛我也？」慶喜曰：「謂兒縛君，則無此神通。謂君自縛，亦無此了悟。特天女之竹枝耳。」青氣曰：「天女安在？我當謝之。」

慶喜命汕妮邀木蘭至青氣跪而言曰：「始焉見蟒不見我也，繼焉縛首如縛蟒也，青氣解矣。」木蘭曰：「噩侯天機本清，塵事亦厭，然非仲離不能祛其妄，非少主不能牖其明。從此撥霧見天之境，曲赴乎程；伐毛洗髓之功，一循夫序。無相忘爾，其自勉旃！」青氣頂禮而出。木蘭謂慶喜曰：「子未識斛斯侯也，盍從瑪師懸鏡規之？」慶喜曰：「吾亦未嘗看瑪師之鏡，請從事矣。」遂同詣瑪知古，乞其照鏡。知古曰：「少主不畏鏡光耶？」木蘭曰：「恐鏡畏彼耳。」慶喜曰：「兒雖形穢，何至如陰陽裸。」皆大笑。時開匣審視，見斛斯大營，碧海驅月，黃旄係星，戟烏不啼，城柝潛警，其鈴閣周遭，持弓矢，執干戚，以備非常者。靡不接武而隨局也。

侯方與餘君張弓脰求博士，披四靈圖，燭生隅坐。侯分得六圖皆素，第三手以蜃擊螺，下一雉一羊，末帶一鱷。博士曰：「怪哉！得兩合異，四部侖矣。」餘君與弓脰，正為侯觀微，一巨手自簷際探入，爪長幾兩尺餘，剝柱聲如銅鐵物。餘君喝曰：「驃姚在是，魅敢犯耶？」侯以劍鞘中箭，敲金唾壺，召衛兵入護，蓋密令也。神策兵攜炬進，見巨手，各以箭射，鏃卷裂，翎反擊人。侯大驚，則巨手已並曳博士弓脰出，凝視渺焉。餘君正跌足間，一縮項僧從足底湧出，背若負鼓，腹如捧匏，細踉蹌蹌，一躍登幾，向燭生而嘔，即昏然倒地。僧又出木杯，滿貯赤豆，隨手撒之。悉化甲士，發喊聲如怒蠅，攀餘君，緣履上衣。又若萬蟻附一魚骨焉。侯提劍擊幾，三十二圖盡跳擲。餘君絕警，遂吶喝曰：「爾靈之為靈安在哉？」金鵝飛啄僧腦，文狸抉其目，騎蛇刺其尻，黃能齧其趾。僧大叫，躍下地將遁。神策兵二人縛之，假甲士亦復為赤豆，走入地中也。知古曰：「斯象也，吾鏡中本無，天女實構之耳。」木蘭曰：「苟無斯象，安用彼鏡，抑象生於心，不著於自。若頑心冥象，而不知人物之害，何由見性乎？」慶喜

曰：「兒亦知一比邱非人，四骨董非物，且無箭不傷手之人，無甲可置杯之物。然非者忽是，無者竟有，其端在天女之存心於燭奸，其委則在兒之紛心於見異，又不若無心之渾漠耳。」知古曰：「鏡中多少主未見之人，能以心鏡乎？」慶喜曰：「自兒觀之，矯臣不合有媚骨，汪澤不宜有茶容。斛斯侯雖天上人，非壽者相，餘撫軍□鶴之度，將辭九皋。朝廷若作羹醴，焉能需兩公也？不足憂乎！」木蘭謂知古曰：「請藏鏡矣。凡身居局外，尚為之憂心。吾心在鏡中，不可以袖手。第不識針砭二師，何久不至島？而使斛斯餘君，坐受魔障也。」知古曰：「子未審縛僧之神策兵耶？其初僧從地起，衛兵若林，側足瞪目，曾無以寸鐵相擬者，為僧所魅也久矣。及四靈之戲成，忽能就地拾遺，雖勁兵無此神術，非二師而何哉？夫韜匿精氣，以避赫赫之名，道術人往往如是。」木蘭恍然曰：「誠不愧鏡師之識，然吾益當亟還島中也。」遂別二人，告於甘君曰：「噩侯自來島，吾為之言於斛斯餘君，夷才可用，固當為彼先容，島事方艱，亦或憂吾後至。願使君早平小武，轉策中原也。」甘君曰：「小武正不易平。劉老師云：當在斛斯後，煙塵浩劫。那得先知。吾與天女同赴國憂，各投時變而已。」

木蘭遂辭去，復乘霧行，至斛斯營前。塚兒魔姪迎出，啟曰：「侯命弟子報吾師，餘撫軍為破擒之妖僧攝去。針砭二師追之，六十刻而響寂，乞吾師速覓針砭而救餘君，勿復進帳矣。此時攻島之鎮將，俱無鬥志，護城之王師，各動浮言，吾師之策安在哉。」木蘭曰：「軍中之事，所貴知難，聖者之心，曾無見怪。侯大臣宜鎮靜，吾自慰之。」人見斛斯侯，問曰：「針砭二師，已擒地下僧矣，何以逸之？」侯曰：「妖僧將走，有兩兵縛之，帳中無人識者。妖僧呼名詈之，始知其為二師之假形。吾懇其先覓求張之蹤，再醒從事之夢。二師未復本形而去，餘君與吾，責此妖攝求張，魔從事諸罪狀。妖自陳變巨手者，為剛上人談禪之塵尾，彼乃演法之龍頭，禮釋之則吉，刑威焉乃不祥也。餘君以其悖妄，置三木勘之，穿木索盡斬，君乃命易索。自出位就視，索忽左右跳，繫餘君足，數十隸咸不能解。」妖笑曰：「索之首，在吾腹中，須破腹夷取也。時倉卒為妖所賣，吾命剖其腹，刀自內出外而不見血，腹中縷縷出煙霧，若焚異香。有頃，妖僧與餘君皆失之，聞二師叱咤空際，似截鬥不勝者。疑為逐妖去也，故遣迎告。」木蘭曰：「求張返乎？」侯曰：「未也。」木蘭曰：「請先救從事。」袖玉刀刺燭生鼻，黑煙裊裊，作燈爆聲，始呻吟起，謂木蘭曰：「吾夢中曾見天女與女弟子語，乃在是耶。」木蘭曰：「斯即從事遊魂也，遲兩飯時不可救，其索汝於無何有之鄉矣。」燭生驚曰：「然則吾殆死而蘇者也？」因致謝侯與木蘭，問：「求張兩君，何尚不還舍？」侯曰：「從事其遇諸涂乎？」燭生曰：「予為僧噫後，隨意散步，出島城，憩海邊破寺，聞隔院有談四靈圖奇詭者，疑為彼兩君也。即之果然，皆大駭，予問以何為至此，兩君云：『巨手鉤之不能脫，出門變為兩翼，負之以登天，野人有夜發鳥機者，翼為擊墮。』兩人匍匐至寺，以待厥明也。三人正談夜半變異，針砭二師從海上飛至，各曳求張一人去，雲將負之還帳，予哀籲求挈歸，二師不可，曰：『汝神雖離殼，接引非難，彼形已出關，提攜至重。有同遭之劫，無獨返之魂也。』予忡忡徙倚，不敢出寺門，聞疾雷破寺柱，乃驚寤耳。彼兩君至今未歸，又何往乎？」木蘭曰：「二師之力，無不援兩君歸者。侯試問中軍將，前夜無人識之兩兵，爾時又踵門否？」侯從之致詢，中軍將前曰：「頃又倚戟門而彷徨，正欲請命耳？」木蘭曰：「速遣之進。」兩兵入，直視無語。大類著魔。木蘭呼取水，咒十數語之。兩兵各噫而言，向侯謝曰：「求旂張弓脰，非蒙大德，命二神人援手，埋骨不知其所矣。」燭生訝曰：「兩君從海濱破寺來耶？」答曰：「然。」侯曰：「是求張之言，非其貌也，曷故？」木蘭曰：「二師又以所假兩兵之形飾兩君，狡獪伎倆，吾亦必為也。故有中軍將之問，畢竟名士非老兵。吾為返其本。」再咒再水，修復求張之面目。侯大喜。二師自外人，侯迎問餘君安在？二師曰：「剛和尚腹中香煙，能開誼士之風懷，引達人之綺思。彼遁去，未敢攝撫軍也。撫軍聞香心動，欲訪三生之人，以致神不守舍，遍遊雞籠城而得之，相與綢繆道故耳。」侯詰其三生何人，甘為情死？答曰：「解歌兒者，名魚，龍陽人也。先一世為巴童角兒，撫軍為餘美，邑之名諸生，見而悅之，與同寢處者十年。童以瘵疾死。美殉之，再一世為燕女牛氏，撫軍為金堅，其中表也。少相狎，長相憐，得遂其私，亦惡於前而樂為之後者也。金堅以嗜痂癖，淪其精髓，先牛氏卒，牛亦以身殉。堅才略過人，為府君推重，置賓客第一。適冥中增築枉死城，鬼係既繁，謗乃起，堅條陳事宜，應免人枉死城者三策：其一，隸本籍隍神之署，社公之家為雜庸，免其勾係，年滿量其功過，送岳庭處置，謂之真鬼薪。其二，死則傍草木沮洳地，俟兵荒疫之歲，攝無命人自代，即予轉輪，謂之真僵代。其三，注生之日，即竄入蜀道銅山為砂丁，或西山煤洞為窠戶，巢覆以死，魂魄只在山腹中，謂之真物化。若是，則枉死城不須增築，而呦呦之怨可息矣。府君以其說達天帝，奉俞允，堅能洞徹幽明，注二品秩，以哭泣過傷卒，轉生河東，嗣外族，即今撫軍也。牛氏見金堅出世，迨三十年，投牒主者云：

伏念牛氏先幻角兒，衣冠為友，非同曲裡櫻桃。金堅舊因餘美，杵臼學仙，竊比圖中蚊蝶。始則無端求牡，溺志於山下之泉；繼乃有意守雌，傾心於道旁之孔。蓋頑雖致傲，不戒於官；變即興歌，猶忘其弁。誰能破老，都歸傅粉之郎；所謂佳人，迥異分香之妓。故撲朔之兔，相馴焉而學婦隨，雖畢羅之鴛，過狎者或為朋比，堅當吾始歿，枕股而哭，傷神不言，令人增分桃之義，氏及彼先亡，黃頭毀形，青翰沉影，與世矯置幕之風。陰氏之還屍，仍不關陰；尾生之守死，多因為尾。名為伉儷，真覺絕倫；例以漆膠，若堪終古。乃堅已降為嘉種。尚書郎貴不易交，氏猶隔是眾生；薄命妾冥無墮行，固其所也。抑有求焉，或其柳毅歸來，結前緣於盧氏；韋皋老去，感再世之玉簫。否則酬蘊結之心，君甘繡被；入迷離之眼，奴願青衣。苟遂意於三生，敢孤恩乎兩大。

主者憫之，請於天曹，仍復其男質，生龍陽民家，為歌兒解魚。自飾容首，不殊巴童用兒也。年十六，夢金堅來覲，恍然憶夫君下地。四十餘年，深恐情人既為顯者。華屋難尋，賤子初隸伶官，冶容易歇，乃放游兩京，及秦晉洛蜀之都，冀有所遇，卒不知堅之後身，居何等官，能不忘三生人否？且區區之誠，抑鬱誰語，正如臨邛道士，碧落黃泉，茫茫兩處矣。迨糧官幕陳三台赴閩，以鄉人從之游，聞閩撫軍年四十六，念金堅先彼三十年托生，忻忻若有所得，隨海舶至島中，舍楚人成又連逆旅。天將曉，有叩扉者，啟之人，即撫軍也。似曾相識，殊不能言，撫軍早知其為解魚，前生為牛氏。又前生為角兒，是剛和尚腹中之香，開其神智，魚問客何方來？撫軍曰：試吟之：

予猶開府癖，子果弄兒身。  
散步偶相訪，聞言多自親。  
冥緣同一笑，天運長三旬。  
富貴豈能戀，與之因夙因。

魚誦詩畢，持撫軍而泣曰：「自小子之失丈夫，如盲人而騎瞎馬，棲棲靡所，藹藹常懷。豈謂烏台貴人，猶然白袷名士，方求燕婉，遂睹鴻儀，悲不盡於陳言，驕輒生於故寵，願作濟盈之雉，無傷淇厲之狐矣。」撫軍亦呢之言曰：「歌者惟戀纏頭，鄙夫亦期食肉，何能愛鼎，而待還珠乎？」魚曰：「人固不能忘情，奴實未敢奉命，神護雙飛之翼，數慳三接之香也。」於是撫軍喟然曰：「嗟乎！此情種不可失，雖復鬼瞰其室，終當吾老是鄉。」因問魚前世事，魚答曰：「初時若可追憶，故尋其端，往往甚香，此性之濁也。撫軍一一語之，魚如夢大覺，喁喁兒女，皆不勝情。吾輩不難以術致撫軍歸，恐正人之魔障難消滅，俟解魚隨撫軍還，公忠善謀，必能用之以破賊，只須為軍中慶得人耳。」斛斯侯曰：「從二師之言，吾自引諸將迎餘君乎？」二師曰：「迎之，則撫軍又難為情也。盍俟諸？」木蘭進帳曰：「餘撫軍以一白哲人歸矣。」侯出帳迎餘君曰：「剛和尚香煙縹緲，吾撫軍意態翻□，彼何人斯？伊其相謔。」餘君曰：「龍陽人解魚，與僕有數世之緣，提攜以歸，共此晨夕，侯得毋罪僕之深耶？侯曰：「君方舒國家之憂，而適有城闕之喜，賀且不暇，奚敢罪焉！」求博士見解魚，啞然笑曰：「猶憶前年，各梨園以嵩呼節慶，輻輳至京，得見吾子。維時承下風，希寵賁者，名公卿殆無虛夕，而吾子夷然不屑，別有興懷。諸部中莫能尚也？」魚答曰：「昔司成欲甘心於君，奴為解紛者再，豈知奔走戎行。故人邂逅，如夫天畔振翻，水中游鱗，無相與之相與是已。」燭生進詞曰：「何物妖僧，敢逞邪為亂。迷軍旅，侮賓僚，視節鉞如菅茅，以中台為傀儡。違天有咎，背德不祥，請以二師之明威，天女之神勇，擒此妖誅之，島賊自當授首耳。」侯與餘君，正乞二師木蘭，商滅妖之策。帳外傳降首靚青氣至。侯命入見云：

陶冶群生出一門，如林才鬼莫煩冤。

要知蠻觸原無氏，只說朱陳尚有村。

收拾野心猿問道，吹噓靈氣雀銜恩。

阿誰巧覓氤氳使，萍實萍花係性根。

蘭湄主人註曰：

事有不可解者，得魚而忘筌，見兔而忘蹄是也。茲篇之義，以不解解之，不解者人事，可解者天道。著一解之說，遂使六合內自作聰明之人，無處置喙。

淵明讀書不求甚解，博士歌兒之姓，既絲聯而神貫矣，琴書之地，輒思博士風懷，聲色之場，不廢歌兒結習。蓋博士亦索解之人，而歌兒有自求之實，比其類而引其倫，牧豬奴之才具，同為博士高徒，射鳥者之生平，半作歌兒故舊。不謂三軍之懼，遂見斯人，我歌且謠，如兒戲耳。

佛氏三世之說，以現在而之於過去未來，聖人以事人知生為言，則舉必世而已。小說有唐玄宗太真，世世為夫婦之誓。作詩者云：「他生未卜此生休，」明其信不近義，言難復也。三生石故事，亦是寓言，而泥於輪迴之見者，且欲生生而曲解之，奚止三也。史氏指點癡兒幻態，三生而綴之以夢，三生之夢，而窮之曰苦尋。始知其在世一日，皆迷離之境也，夢醒則第四生矣。

必無斯夢，應有斯尋，卒之生而有夢，夢可無生。且我之夢不能自尋，轉而尋人之夢，過矣。此生之夢，人已俱不可尋，忽而尋三生在人在己之夢，抑又過矣。所謂路路錯，不曰非非想也，不謂之奇書得乎？